

长篇小说

# 不分手 的理由

別れぬ理由

渡边淳一 著

乔蕾 译

移动着情感的砝码来维持婚姻的天平  
衡量出的却是自己内心的欲望和惶恐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# 不分手的理由

別れぬ理由

渡边淳一 著

乔蕾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不分手の理由 / (日) 渡边淳一著 ; 乔蕾译 . — 青岛 :  
青岛出版社 , 2018.5  
ISBN 978-7-5552-6943-4

I . ①不… II . ①渡… ②乔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日  
本 - 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2820 号

別れぬ理由の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 ©1987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2018 by Qingdao
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 .

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: 15-2017-237 号

书 名	不分手の理由
著 者	(日) 渡边淳一
译 者	乔 蕾
出 版 人	孟鸣飞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qdpub.com">http://www.qdpub.com</a>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(0532) 68068026
策 划	刘 咏 杨成舜
责任编辑	刘 迅
特约编辑	曹红星
封面设计	末末美书
封面插图	金金的插画
照 排	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大 32 开 (880mm × 1230mm)
印 张	8.375
字 数	190 千
印 数	1-13000
书 号	ISBN 978-7-5552-6943-4
定 价	39.00 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日本 畅销 小说

## 目录

- 第一章 寒月 / 001
- 第二章 春雪 / 020
- 第三章 白夜 / 049
- 第四章 骤雨 / 074
- 第五章 冷夏 / 098
- 第六章 暴雨 / 126
- 第七章 秋色 / 146
- 第八章 花野 / 175
- 第九章 夜寒 / 196
- 第十章 风花 / 237

## 第一章 寒月

转过热闹街道，周围一下子安静了。黑暗中，一排路灯伫立于街头，只剩下一盏红绿灯，在寒冷的夜空中闪烁着红光。

速见修平向前探了探身，吩咐出租车司机在红绿灯处左转。

附近的世田谷是所谓的新兴住宅区，超市和公寓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兴建的，修平所在的公寓也是三年前才建好的。

住宅区有高度限制，所以这里的公寓只有三层，修平住在二楼。公寓占地面积很大，相应的价格也很高，但是因为清静，而且距地铁站只有七分钟的路程，修平当时毫不犹豫就买下了。

车子左转之后，左前方那一栋镶着白色瓷砖的公寓便出现在眼前。

“就停在那里。”

修平吩咐司机停车，付了钱之后走出车门，抬头仰望着夜空。

公寓对面的榉树上空，一轮明月已接近圆满。

刚才收音机上说，今年冬天最大的寒流将至，月亮也因此显得越发清冷。

修平缩着脖子，看着公寓的入口，叹了口气。

每次他和其他女人幽会完回到家，内疚感便会油然而生。

要以怎样的表情面对等在家里的妻子呢？

虽然只要按了门铃，妻子就会从里面为他开门，但是像今天这样的日子，修平会自己拿钥匙开门。

以前他会说一句“我回来了”，现在则多是从妻子身边无言地擦身而过。

这种时候，因为家里只有修平和妻子两个人，所以颇有些尴尬。独生女弘美在湘南那所有名的女子高中寄宿，只有周末才会回家。如果孩子存在的话，可以跟孩子说说话掩饰一下，但是如果只有夫妻两个人便无法逃避了。

为了掩饰内疚，他会尽快走到里屋换衣服，然后回到客厅读晚报，打开报纸遮住自己的脸之后，他多少有种获救的感觉。

也许妻子房子早已看穿了修平的这些古怪。

这样重复了几次之后，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固定模式。

不过房子到现在都没有直截了当地对他抱怨过。

虽然她有时会说上一句“不要太勉强自己的身体哦”或者“今天领带很鲜艳嘛”之类的话，但那绝不是为了揶揄他的花心。

修平时常偷偷看着妻子的脸猜想：她究竟是察觉到了，还是完全不知道呢？

若是单看表面态度的话，完全没有已经察觉到什么的迹象。

若是已经察觉却装作若无其事的话，那她未免也太厉害了吧。

也许房子本来就很宽容，所以即使她察觉了一点点，也从不干涉修平。自结婚至今，除了带孩子的那五年时间，她一直从事自由记者的工作，也许这也是她无法紧盯丈夫的缘故之一吧。

虽说不是刻意利用这个可乘之机，修平还是从一年前开始和冈部叶子交往了。叶子比房子小六岁，现在三十二了，结了婚却还没有孩子。

修平在麦町的共济医院做整形外科主任，是在两年前医院举办健康管理讲习会时认识叶子的。叶子在赤坂某个旅馆的健康中心工作，为了对会员进行健康管理和指导，出席了那次讲习会。

从那以后，修平就经常出现在健康中心，两个人日渐亲密，一年前发生了关系。

叶子的名片上印着“饮食协调师”的字样，而她也确实身材玲珑富有朝气。听说她的丈夫在石油公司工作，不过单从她的外表来看，说她是单身也不足为怪。

健康中心的会员是一流企业的社长或者董事，叶子工作起来很干练，为人处事也很精明。

今天与叶子见面，早在三天前就决定好了。

所以修平今早出门时提前跟妻子讲了一声，说今天会晚点回家。

那时房子正站在门口，问道：“那晚饭就不回来吃了吧？”

“和厂商一起吃饭，就不回来吃了。”

因为工作关系，修平需要往来的医疗器械公司和制药公司很多，这些在妻子面前都称作厂商。

若是妻子追问是哪里的厂商，修平也已经准备好了K制药公司的名字，但是房子从来没有追问过。

房子本就没有这般执拗。

“路上小心。”

从身后传来的妻子的声音与平时无异，不特别冷漠，也不特别

温柔。

房子在神田的一家出版社担任女性杂志的编辑，平时十点过后才出门。因此，房子可以好好地准备早餐，送修平出门，除了那些清样校改的日子，晚上六七点钟就可以回家了。也因为自由记者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，所以虽然两人都有工作，却没有造成什么不便，修平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状态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

修平今早出门时，跟身后的妻子轻轻挥挥手。他平时会一声不吭地出门，今天会有这样的举动，也是因为晚上要和其他女人约会而心生内疚的缘故。

自从入了冬，医院里就忙碌起来。不用说内科，连修平所在的整形外科也多了很多因滑雪而手脚骨折，或者因风寒而腰腿疼痛复发的病人。

工作期间，修平根本无暇想起妻子和叶子，但是约定的六点钟一到，他就已经在皇宫附近那家饭店的大厅里了。

叶子是个很准时的女子，六点过五分的时候就出现了，一碰面就说：“今天最晚九点我必须回家。”

修平虽然听说过叶子的丈夫在石油公司工作，却没有再深入询问过其他情况。

叶子的家在中野，和修平家不是一个方向，平时约会，十一点钟回家就可以了。

“怎么，有要紧事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看到叶子有些吞吞吐吐，修平就没有再追问了。适可而止是各有家室的男女进行交往时应有的礼貌。



“要是到九点的话，八点半就必须出来了。”

依他们的惯例，碰面之后一起吃饭，然后一起去旅馆，但是如果只到九点就结束的话，就必须舍弃其中的一项了。

“肚子饿吗？”

“没关系的。”

叶子的回答已经表明她想要快点去旅馆了，于是他们径直前往涩谷那家以往经常光顾的旅馆。

原以为会因为时间紧张而匆忙，但也也许是因为这样更刺激，叶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激情，就像是在用激情填补时间不足的缺憾。

身体的欲求满足了，食欲就被放在一边了。

走出旅馆和叶子分别以后，修平决定去吃饭。不管是中国料理还是寿司，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好。虽说一个人吃饭比较冷清，但是如果到了现在才回去让妻子准备晚餐的话，也太说不过去了。

修平在道玄坂附近的寿司店吃了寿司，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。

亲昵了叶子柔嫩的肌肤，肚子也填得饱饱的，修平很是满足。

临近家门，修平发觉今天回来得太早了。

每次和叶子约会，总是十一点过后才回家，更不用说和厂商应酬，吃完饭还要去喝酒，有时甚至过了十二点。和妻子说会晚点回来，也是要到那个时候才回来的意思。

然而一看表，才九点钟。

在这个时间回去，而且没有喝酒，妻子不但会吃惊，没准儿还能看出他在外面找了情人。

也想过索性去什么地方喝上一杯，但是一个人实在提不起精神来，天气又这么冷。

犹豫之际，出租车已到了家门口。

虽然刚过九点，公寓附近已是万籁俱寂，管理室的小窗也挂起了窗帘。修平斜看了一眼，开始苦想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早归。

“厂商忽然有急事。”

这个理由乍听不错，但是请客的一方因为急事取消应酬，说起来多少有点不自然。

“同行的那个同事有急事。”

要是问起他的名字甚至相貌，可能就露出破绽了。

“明早新添了手术。”

这个理由应该是最万无一失的了。

想着想着就走到了二楼。是按门铃，还是自己开门？正在犹豫的空当，他发现晚报还插在信箱里。

“妻子忘记取了吧，真是够粗心的。”他一边想着，一边开了门。屋子里一片漆黑。

修平立刻打开灯环顾了一下：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，窗帘也还是挂起来的。

“我居然比她还早啊。”

不必和妻子照面了，修平总算放下心来。就这样喝喝威士忌，看看电视，和叶子约会的事情就可以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

修平进到里屋，脱掉西装，换上了睡衣。等他再回到沙发的时候，发现桌子上放着女儿弘美寄来的信。

信已经拆了封，他打开一看，是给妻子的生日卡片。

上面写着：“祝福妈妈永远健康，永远美丽。”旁边还写着：“这次，要带三十九根蜡烛回来。”

修平看了这个，才想起再过两天妻子就三十九岁了。

“再过一年，她也到不惑之年了。”

修平现在四十六岁，比妻子大七岁。他俩马上就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。

“日子过得可真快啊。”

他一边喝酒一边想着，忽然觉得妻子有些可怜。

妻子一直在外面做事，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谈过像样的恋爱。

勉强要算的话，也只是和修平订婚的那段日子，前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。

之后就生了孩子，在外工作。虽说是因为自己喜欢而工作的，但是马上就到四十岁了，年华老去，修平不禁觉得她很可怜。

修平之所以会这样想，也是因为今晚和叶子约会了。想到自己只顾玩乐，妻子却要工作到很晚，他就感到十分歉疚。

“她要是放纵一点就好了……”

他看着生日卡片这样轻声说道，但是房子不像是会玩乐的人。

房子身材细长高挑。以中年女子的标准来看，她身材标致，相貌也过得去。两个月前两人因事在外面见面的时候，她衣袂飘然的飒爽姿态，让他产生错觉，觉得她只有三十五岁。

说起房子的不足，不在她的外表，正在于她爽朗的性格。她聪明果断，工作出色，样样都强过男人，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缺乏情趣。

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不怎么招男人喜欢的类型。

一面漫无边际地想着妻子的事情，一面喝着威士忌，不知不觉已过了十点钟。

“是在加班吗？”

房子若是晚归，一定会提前打招呼。如果她说十点，就会十点钟到家；如果说十一点，就会十一点进门。这种太过准时的性格

也让人觉得没什么意思。

就这样继续喝着酒，看着电视，时间已是十一点多了。

可能是因为在情事之后喝酒，酒劲儿很快就上来了。

刚回到家的时候，还因为妻子不在而安心，现在却生起气来。

“那我还是先睡吧。”

他一个人嘟囔着端起酒杯。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

在冬天的夜晚，这铃声显得分外刺耳。修平摇晃着站起身拿起听筒，男人的声音冷不防地在耳边响起：

“已经到家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修平下意识地反问，却只听到“啊”的一声，对方挂断了电话。

修平一时不明所以，仍侧着头，手里握着已被对方挂断了的电话。

刚才毫无疑问是男人的声音。

三十五岁，或者还要年轻一些。不知是不是因为晚上的缘故，声音含糊不清，显得偷偷摸摸的。

修平想到这里，又回味了一下刚刚挂断的电话。

“难不成刚才的电话是找妻子的？”

修平再次坐到沙发上，看了看餐具柜上的时钟，指针已指向十一点二十分。

他从已快见底的瓶子里又倒了一杯纯威士忌，一口气喝干。

一股热浪灼烧着喉咙，修平呛了一下。等他平息下来，坐在沙发上再次琢磨起刚刚的电话。

那确实是男人的声音。

他问了一声“是否已到家”就挂断了电话。

修平刚开始以为是打错的电话,若是如此,对方道一下歉就可以了。

但是打电话的人明显很狼狈,不自觉地“啊”了一声就挂断了。这种惊慌的样子显得很是不寻常。

如果不是打错了,或者不是我接的,那么就应该是打给妻子的。

“但是妻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电话?”

“已经到家了吗?”引申就是妻子和打电话的人刚见过面。见面分别之后,打来电话询问,没想到会是修平的声音,因此十分狼狈。想着做错了事,一时惊慌就挂断了电话。

修平拿起香烟,却把烟头塞进了嘴里,连忙调转过来,点上了火。

如果刚才的推测是正确的,也就是说,妻子今天晚上是和其他男人约会去了。

到了十一点半还没有回家,就是这个缘故吗?

“该不会……”

修平嘀咕着,随即摇了摇头。

完全想象不出妻子和其他男人私会的样子。当然,曾经也有过因为工作关系与其他男人接触到深夜的情况,作为女编辑这也是无可厚非的。那都是工作上的事,和恋情无关。

以前,修平曾就这个事情询问过妻子:

“编辑工作常常要晚上加班,会不会因此而产生不太正常的男女关系?”

房子愣住了,随即大怒反驳:

“在你眼中,我就是这么不检点的女人吗!”

“不是说你，我是在问其他编辑……”

“别人的事情我不知道！”

妻子做事确实光明坦荡，甚至会让人觉得太过严肃死板。如果问她去哪里或者和什么人见面，她都回答得痛痛快快，不给人以怀疑的余地。

坦白说，修平当时也曾想过妻子如果稍稍放荡一下会是什么样子。

平时总是一本正经地出门，严格守时地回家，工作上也是一丝不苟。这些本没什么不好，只不过她本就不足的女人味也随之消失了。

“要是能跟合适的男人适度交往一下，倒也没什么关系……”

大概是因为自己最近做了亏心事，他居然会这样想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刚才还在想妻子可能在外水性杨花，现在却一下子没有了真实感，甚至觉得像是在看小说上的故事。

可是妻子还没有回家，一个陌生男人打来过电话，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。那个男人说过的话，还有惊慌的样子，都是那么不同寻常。

“难道只有丈夫被蒙在鼓里……”

修平小声嘟囔着，脑子里浮现出了妻子的肌肤。

房子虽是快四十的人了，胸部和腰肢却依然丰盈柔软，年轻的时候要黑瘦一些，现在发了点福，皮肤也因此显得更加白皙了。

这样的肌肤正和其他陌生男人的身体交叠合欢，把她曾经奉献给自己的，也给了其他男人。

这样想着，修平一下子变得急躁起来。他又倒了一杯酒，灌进了喉咙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从怀疑妻子可能在偷情的那一刻起，修平居然怀念起妻子的肌肤来。那让他亲昵惯了的、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致的身体，竟然变得新鲜可人起来。

“真是神经……”

修平骂了自己一句，赶走了刚才无聊的妄想。他看了看表，快十二点十分了。

妻子晚归的话，会在出门前事先交代的，若是来不及回家，至少也会打个电话回来。可是到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有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

修平一下子从妄想中清醒过来，担心起妻子的安危来。

是突然生病晕倒了，还是遇到了交通事故？

如果真是和刚才的男人见过面的话，那个男人应该是估算着妻子回来的时间打来电话的，也就是说妻子应该已经回来了。但是到现在都不见妻子的踪影，是不是和那个人分开之后又遇到了什么事？

这样想来，刚才那个男人的电话、妻子的红杏出墙，都变得不重要了。“不管怎么说，都希望她现在平安地回来啊！”

修平再一次看了看表，喝了杯酒。这时，门口传来了细微的声音。

他慌忙把酒杯放回桌子上，注意力都集中在门口——是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。

像是妻子终于回来了。修平刚要站起身，却想到门应该是没有锁的。

妻子也像是立刻就注意到了，很快就开门进来了。

修平继续背对着门口，抽着他的烟。

刚才还一直祈祷只要她平安回来就好，现在知道她回来了，却一下子生起气来。原本是想在她进门的时候就大发雷霆的，但是在这种时候，沉默似乎更能达到震慑的效果。

修平的烟吸到一半，忽然很想看看妻子会带着什么样的表情进屋。

他把刚刚一直背对着门的身子转了转，偷偷看了看门口。这时，妻子推开客厅的门走了进来。

“啊……”房子轻声叫了一声。

她身上穿着米色的外套，脖子上的围巾已经取下来了，手里拿着工作时用的肩挎黑色皮包。

“回来比我还早啊。”

“九点钟回来的。”

“今天不是说会晚回来的吗？”

房子把皮包放到电话桌上之后脱掉了外套，里面是墨绿色的套装，和平时没有两样。非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也就是戴了一条稍显华丽的双层珍珠项链。

“不是和厂商一起吃饭吗？”

“原先是这么约好的，但是……”

修平后悔一开始就告诉妻子是九点回来的了。原本是想要强调自己等了好久，现在却为妻子反击提供了口实。

“对方忽然来了急事，所以就只吃了饭。”

“要是这样，就应该早点跟我讲嘛……”

“可是当时也不在公司啊。”

“所以就该在出门前打个电话来呀。”

“是人家情况有变，我又没有办法！”



如果是平时,像妻子晚回来这样的事修平是不会生气的。尤其是在和情人约会回来的时候,更是降低姿态,连让妻子伺候茶水这样的事都觉得不好意思。

但是今天不同,妻子回来得很晚,又加上接到那么奇怪的电话,修平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不满。

房子也察觉到了这一点,一声不吭地走到卧室去换衣服了。

现在客厅里只剩下修平一个人,他又想了想妻子刚才的神态。

坦白说,妻子的表情里没有一丝惊慌失措。

但是再仔细想想,妻子在开门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到修平已经回来了。从一进门看到修平的鞋子知道他回来了,到她走进客厅,有好几分钟的时间让她平复心情,做好心理准备面对丈夫。修平每次幽会回来也是这个样子。

但是不管怎么说,做了亏心事,总该有哪里显得不太自然。连出轨多次的修平都还是笨手笨脚的,不曾惯于玩乐的妻子就更不可能没有一丝破绽了。

倒是有一件事引起了修平的关注:妻子对于她自己迟归这件事,居然没有道歉。

如果是平时,她一定会坦率地说一声“对不起”,但是今天却显得若无其事。

也许她暗含的意思是:你自己说要晚回来,现在不打招呼就早回来了,又怎么能怪我呢?

确实,在这一点上,修平是站不住脚的。不管怎么说,自己偷情是千真万确的,不可能因为自己早早回来了就可以发脾气逞威风。

修平一边想一边喝着酒,这时房子出来了。已经是十二点了,